

近代『虞初』小说的 侠义主题研究

唐海韵 廖重阳 龙中强 著

「侠」，一个摄魂夺魄的字眼。
每当它闯入人们的视阈，
刀光剑影、金戈铁马、浩然正气、
振济苍生等概念便会纷至沓来，
在人们脑中澎湃喧腾。



四川大学出版社

近代『虞初』小说的 侠义主题研究

唐海韵 廖重阳 龙中强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蓉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胜翔设计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虞初”小说的侠义主题研究 / 唐海韵, 廖重阳, 龙中强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690-1780-9

I. ①近… II. ①唐… ②廖… ③龙… III. ①古典小说—文言小说—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227 号

书名 近代“虞初”小说的侠义主题研究

Jindai “Yuchu” Xiaoshuo de Xiayi Zhuti Yanjiu

著 者	唐海韵 廖重阳 龙中强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780-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4.75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绪 论	(1)
0.1 研究对象概述	(1)
0.2 选题原因及意义	(2)
0.3 章节介绍	(6)
第 1 章 侠义精神及“虞初”系列小说概述	(8)
1.1 侠义精神的流变及思想渊源	(8)
1.2 “虞初”小说概述	(29)
第 2 章 近代“虞初”小说介绍	(37)
2.1 编者生平及编刊情况	(37)
2.2 各选本编刊情况比较	(45)
第 3 章 近代“虞初”小说的侠义主题概述	(49)
3.1 侠士群像之纵览	(49)
3.2 侠踪频现之缘由	(65)
第 4 章 新旧杂陈的侠士形象	(76)
4.1 异国他乡的侠士	(76)
4.2 新旧侠士的交融	(83)
4.3 旧多新少之缘由	(105)

第5章 慧剑敏腕挂残垒——近代“虞初”小说中的女侠研究.....	(111)
5.1 “胜国末造多奇女”——女侠形象之概览	(113)
5.2 “进女子为丈夫”——男性心理之折射	(124)
结 语.....	(139)
参考文献.....	(143)

绪 论

0.1 研究对象概述

“虞初”小说是指以“虞初”来命名的古代文言小说选集。“虞初”本为人名，是汉武帝时的方士侍郎，写有《虞初周说》一书，被认为是小说家的始祖。《汉书·艺文志》说“《虞初周说》九百三十四篇”，班固自注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然而《虞初周说》后来散佚了，汉代之后也鲜有关于“虞初”的记载。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虞初”命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选集。明代有《虞初志》《续虞初志》《广虞初志》三个选本，以辑录前朝唐传奇及志怪小说为主。清初出现了张潮选录的《虞初新志》，其独特的编纂方式和遴选标准对后世影响很大，仿续之作不绝如缕。嘉庆年间，郑澎若编纂的《虞初续志》和黄承增编纂的《广虞初新志》几乎同时成书，内容上也有重叠，基本都遵循着《虞初新志》的审美原则和编选体例。

清末民初，“虞初”小说集的辑录再度兴起。从咸丰年间直至民国九年（1920），先后有朱承弼编的《虞初续新志》、胡怀琛编的《虞初近志》、姜泣群编的《虞初广志》、王葆心编的《虞初支志》问世。当此之际，内忧外患、战火纷纷，新旧思想激烈碰撞。虽然这些选集因袭前例，以反映“忠孝节义”的篇章为主，

但都不约而同地采摭一些与世态时局关系密切的题材，如维新志士强国御辱、女权先锋奔走呼号、革命英豪救亡图存等，包含进步的思想成分，呈现了许多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谭嗣同、邹容、秋瑾和陈撷芬等，从中我们可以大体窥见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领略思想领域新旧观点的摩擦与交融，加深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

纵观整个“虞初”系列，我们可以发现侠义主题始终占有一定的分量。《虞初志》里有《虬髯客传》《红线传》《柳毅传》，《虞初新志》中有《汪十四传》《剑侠传》《狗皮道士传》《名捕传》等，以及《广虞初新志》中的《纪马僧事》《义侠传》《剑女传》等。可以说，尚侠是“虞初体”小说的一贯传统。受时局的影响，近代“虞初”小说中关涉侠义的篇章数量激增，侠士的形象千姿百态，新旧杂陈，出现了许多闻名遐迩的英雄人物，蔚为大观。这一系列侠义主题也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0.2 选题原因及意义

整体来说，目前学界对于“虞初”系列小说的研究涉及以下方面：

1. 对于选本本身的研究

如陈文新《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①，任明华的《中国小说选本研究》^②，王恒展、宋瑞彩《奇人奇技抒奇怀——〈虞初新志〉奇人小说散论》^③，刘和文《文多时贤、事

① 陈文新：《论清代传奇体小说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③ 王恒展、宋瑞彩：《奇人奇技抒奇怀——〈虞初新志〉奇人小说散论》，《中国文言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多近事——〈虞初新志〉所表现的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蕴》^①，陆林《歙人张潮与〈虞初新志〉》^②，侯忠义、安平秋主编《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清代小说简史》^③，陈文新《〈虞初续志〉所收文言小说提要》^④，陈文新、毛伟丽《〈虞初支志〉所收文言小说提要》^⑤，黄湘金《〈虞初体〉小说集的绝响——〈虞初近志〉》^⑥，陈清茹的《明清传奇小说评点的审美差异——以〈虞初志〉和〈虞初新志〉之评点比较为例》^⑦。或是对“虞初”系列小说的版本、卷数、书目著录、藏书情况进行研究；或是对《虞初新志》中的各类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探讨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心态；或是对小说的序跋、凡例、文本、评点等进行研究，探讨小说本身的审美意蕴；或是分析《虞初新志》编者张潮本人的小说观念和编辑思想。

2. 把“虞初”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

如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⑧，陈国军《“虞初”体汇编的四百年演变》^⑨，黄翠华《“虞初”系列选集研

① 刘和文：《文多时贤、事多近代——〈虞初新志〉所表现的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蕴》，《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陆林：《歙人张潮与〈虞初新志〉》，《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5期。

③ 侯忠义、安平秋主编：《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清代小说简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陈文新：《〈虞初续志〉所收文言小说提要》，《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⑤ 陈文新、毛伟丽：《〈虞初支志〉所收文言小说提要》，《中国文言小说研究》，2006年第6期。

⑥ 黄湘金：《〈虞初体〉小说集的绝响——〈虞初近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⑦ 陈清茹：《明清传奇小说评点的审美差异——以〈虞初志〉和〈虞初新志〉之评点比较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⑧ 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⑨ 陈国军著：《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究》^①，李贞《清代至民初“虞初”系列选集研究》^②。或是对明清“虞初”系列小说的变迁进行了梳理；或是对《虞初志》的版本、编者、评点情况进行详细的考辨；或是重点对清朝初年和末年的“虞初”小说的题材范围、编选理念、思想意蕴、描写手法、艺术特征进行探讨，涵盖较宽泛，缺乏针对性。

3. 对选本编者的研究与考订

如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③，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位诗坛怪杰》^④，刘和文《张潮著述综考》^⑤《论张潮对文献学的贡献》^⑥以及硕士论文《张潮研究》^⑦，刘红裕的硕士论文《张潮研究》^⑧。或是对张潮的生卒年进行考订，制作张潮年谱，探讨其生平交游、著述、思想概况；或是重新发现并评价张潮的诗歌，肯定其诗人的身份；或是探讨张潮的编辑思想，肯定他对文献学的贡献。

总之，目前对“虞初”系列选集的研究多集中在知名度最高的《虞初新志》上，其余的除了《虞初志》则鲜有问津者，严重失衡。再者，研究者也着力于对选集版本和编者的考订，对选本的体例、编选理念、艺术特色也有所涉猎，但对“虞初”系列中频频出现的侠义主题，却无系统的研究。仅有的零散讨论也大多将“侠义”狭隘地理解为“武侠”。要么是认为《虞初新志》中

① 黄翠华：《“虞初”系列选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② 李贞：《清代至民初“虞初”系列选集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③ 李梦生著：《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位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⑤ 刘和文：《张潮著述综考》，《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⑥ 刘和文：《论张潮对文选学的贡献》，《图书与情报》，2005年第2期。

⑦ 刘和文著：《张潮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 刘红裕：《张潮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的豪侠，如大铁锤、汪十四、名捕夫妇等反映了现实中士人的无奈，希望有侠客出现来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如刘和文的《张潮研究》等；要么是将侠客视为奇人，认为他们的任诞不羁、癫狂玩世，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舆图换稿之际的内心隐痛，如王恒展、宋瑞彩的《奇人奇技抒奇怀——〈虞初新志〉奇人小说散论》等。复旦大学李贞在她的博士论文《清代至民初“虞初”系列选集研究》中对《虞初新志》和《虞初广志》中出现的侠士进行了探讨，并且很有创见地将“侠义”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武侠，而是认为“见义勇为、大公无私、充满血性，具备这种精神特质的人，不管是乞丐，还是弱女子，都可以称作是侠士”，但是她浅尝辄止，没有对贯穿“虞初”系列的侠文化进行深入剖析，这也为后来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因此，我们不揣浅陋、大胆尝试，将研究对象定位为近代“虞初”小说中的侠义主题研究。之所以将研究范围框定在成书于清末民初的《虞初续新志》《虞初近志》《虞初广志》和《虞初支志》，原因有以下几点：

1. 这几本小说历来不太受学界关注，研究文章寥寥，有极大的开拓余地；

2. 清末民初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不少士人标举侠义精神，以此为纾解国难的良方，整个社会侠风激荡；

3. 和前代相比，这四本“虞初”选集中侠士数量激增，侠士类型多样，出现了经典的侠士形象，如秦良玉、刘淑英、大刀王五、霍元甲、秋瑾等；

4. 历来讨论近代侠义精神，多聚焦于章回小说，少有人讨论文言小说；

5. 这几本小说大多在出版后“纸贵洛阳、名重鸡林”^①，广为传播，对于侠文化的贡献不可轻忽，值得关注。

研究近代“虞初”小说中的侠义主题，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侠义精神的丰富化和复杂化。以“侠”这个具体的类别为突破口，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近代“虞初”系列的内容题材及思想意蕴，从而窥见当时的社会动态以及一代文士的心理状况和道德抉择。结合编辑、出版的情况，我们也可考察分析近代“虞初”小说的独特面貌和社会功用。

0.3 章节介绍

第一章，侠义精神及“虞初”小说概述。首先，对侠义精神千年以来的流变做大体梳理，展现侠义精神随着时代推移而呈现的不同风貌，以便为具体论述奠定一个历史的、逻辑的起点。着重介绍明清乃至近代的侠义精神，一是因为“虞初”系列小说贯穿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段；二是因为近代四本“虞初”小说中的侠义精神既秉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又贴合当时的社会情境，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内涵。其次，对侠义精神的思想渊源进行简要分析，以便在对侠客形象进行剖析时有扎实的学理依据。第三，对“虞初”系列小说各自的编选体例、审美追求、选材偏好进行介绍，考虑到《虞初新志》在整个“虞初”系列中的重要地位，着重对其进行分析。最后，对“虞初”系列小说中的侠义主题进行概述，以期勾勒出整个“虞初”选集尚侠传统的轮廓。

第二章，近代“虞初”小说介绍。首先，对近代四本“虞初”选集的编者生平及版本信息、选材内容、编选方式等进行介

^① 汤显祖等辑，柯愈春编纂：《说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971页。

绍，然后对它们在选材偏好、刊行状况、选本体例上的异同进行分析，以便对这四本虞初小说有更为细致的把握。

第三章，近代“虞初”小说中的侠义主题概述。首先根据明清乃至民初人们对侠义的理解，以四本小说中侠客身上的突出特质为依据，将他们大体分豪侠、任侠、义侠、英雄、节侠和情侠，分门别类地进行介绍，展现他们的侠风劲骨和磊落气概。然后分析这一时期“虞初”小说中侠士数量激增的原因，大体有三：“虞初”小说怡神悦目的追求、编辑作者抒怀感愤的需要以及乱世重侠游的大众心理。

第四章，新旧杂陈的侠士形象。以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所体现的侠义精神为依据，将四本“虞初”中的侠士大体分为新侠士和旧侠士。首先，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剖析以往“虞初”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过的新侠士——“异域他乡的侠士”，以期体现这几本小说“近代”的特质。其次，分析旧侠士和新侠士在形象构成上的交融，主要为“道德化与神异化”以及“多面化”，以期明晰“新”与“旧”之间的勾连。最后，分析这四本小说中的侠士为何会新旧杂陈且旧侠士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原因大体为：清代“虞初”小说宣扬“忠孝节义”的传统及道德济世的理想、文言体小说体裁的限制和“重建晚明”的话语盛宴。

第五章，慧剑敏腕拄残垒——近代“虞初”小说中的女侠研究。首先，展现近代“虞初”小说中的女侠形象，根据她们对传统妇德的遵循程度，大体分为“囿于性别规范的女侠”和“跨越性别规范的女侠”。其次，对选文中频频出现的“进女子为丈夫”的叙事方式进行分析，表明这样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扬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女性摆脱被压制的蒙昧状态，但其实质还是表达了男性文人的心灵状况。在渲染女侠刚猛峻烈的言行时，男性文人满足了自己嗜奇猎艳的追求、自我反思的需要、理想人格的投射和“焦虑”的缓释。

第1章 侠义精神及“虞初” 系列小说概述

1.1 侠义精神的流变及思想渊源

1.1.1 侠义精神的千年流变

侠的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推移又呈现不同的风貌，或许正因如此，才使得它成为一种缺乏精确话语外延及严格语义界定的文化构成类型。迄今学界对侠的定义莫衷一是，刘永济先生在《论古代任侠之风》一文中以“五德”论侠^①；刘若愚先生在《中国之侠》一书中列举了侠的八种特征^②；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中归纳了侠的九个特性^③；台湾学者龚鹏

① 这五德分别为“轻财尚俭”“急难好义”“轻死重气”“崇信用”“厚交谊”。刘永济：《论古代任侠之风》，《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2期。

② 这八个特征为：助人为乐、济贫扶困、不求施报重“义”；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放荡不羁、不喜约束、不拘小节、人格独立；忠于知己，或士为知己者死；勇敢坚强、视死如归；重然诺、守信实；爱惜名誉，即司马迁所谓“修行砥名、声施天下”；慷慨轻财、挥金如土。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饶译：《中国之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页。

③ 这九个特性为：施不受报、不贪财物、不矜德能、不守国法、不妄杀人、不分是非、不爱其躯体、不一定用武、以闾巷为活动背景。崔奉源著：《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台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5页。

程则认为侠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难以定性^①。各家所侧重的方向不同，故辨析有异。千年以降，时势的变换会令侠的内涵及外延不断改易，因此必须“通过探源和溯流的研究方式，我们才能比较准确地划定‘侠’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位置”^②。

“侠”，《说文解字》释为：“俌也，从人，夹声。”段玉裁注曰：“‘苟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权力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粤也。’”^③古代“夹”“侠”“挟”三字相通。“夹”的原意为“大者受两人持”。^④《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有“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之说。^⑤可知“侠”的原意当为扶持大人物并供其使役之人。

最早提及“侠”之名并对其做出论断的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他在《五蠹》篇中对“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

① 他认为侠在秦汉时多指“活贼匿奸、收纳包庇鸡鸣狗盗者，或以其豪爽振施来结交宾客，形成政治、经济、社会势力，从事各类活动，包括铸钱、掘冢、剿攻杀伐、藏命作奸、报仇与解仇等”。到了唐代，侠与义结合，“这种观点其实就代表中国人的一种理想：理气合一，儒侠兼备”。自宋以后，侠行多指忠孝节义的行为，即“《宋史·忠义传》及《清史稿》的《忠义传》《孝义传》所发扬的，就是此类忠孝节义之侠风”。参看龚鹏程、林保淳编：《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5~8页。

② 余英时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0页。

③ 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4页上。

④ 《说文》曰：“夹，持也，从大，侠二人。”段注：“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所假侠为夹，凡夹皆为侠。”同上书，第213页。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9页。

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①

韩非子之后，司马迁从品性和人格的角度，对“侠”做出更明确的诠释。^②如其《史记·游侠列传》所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③

又如《太史公自序》所云：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④此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另立了《刺客列传》，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之壮举，评论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⑤司马迁对侠烈之士的赞赏与肯定影响深远，成为后世揄扬侠义者所遵奉的圭臬。

班固追随司马迁，在《汉书》中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

① 韩非著，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23页；同书《八说》篇云：“人臣肆意陈欲曰侠。”第415页“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第470页。

② “只有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才为古侠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形象。”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③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二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22页。

④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三〇，第769页。

⑤ 司马迁著：《史记》，卷八六，第513页。

朱家、剧孟、郭解等外，又记载了时代后于司马迁的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事迹。相比较而言，班固是一个思想较为正统的史学家，因而对剧孟等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深怀不满，对司马迁“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颇有微词。但他也指出游侠的另一面：“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①

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侠的活动只能零星见载于历史，不成体系也不被关注。^②但侠义精神并没有湮灭，而是流传绵延，历久弥新，并随着民风民俗、思想观念、社会动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于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侠风劲骨频频被小说家诉诸笔端，豁人耳目，感荡心灵，激发读者的无限遐想。“文学是社会的镜子”，从小说中，我们可窥见侠义精神流变的脉络。

形成于东汉末年的《燕丹子》被视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③小说讲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与《史记·刺客列传》中所叙之事大体相同，又加入了艺术虚构，使情节更加丰满曲折。小说宣扬了“有仇不报非君子”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这种报恩复仇的意识，是侠义观念的有机成分。

相传为东汉赵晔所作的《吴越春秋》中有一篇《越女》。故事中，越王向范蠡询问战术，范蠡便向越王推荐越女，说：“今

①（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79页。

② 参看龚鹏程、林保淳编：《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版。

③ 刘若愚说：“把历史上的游侠写进小说，最早大概要数《燕丹子》，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公元前3世纪的真品，由太子丹的门客编写，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6世纪的伪作。即使我们接受后一种说法，它也比其他许多侠客小说要早”。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饶译：《中国之侠》，第85页。

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①许多人都视“越女”为中国最早的女侠形象，其对于剑术的讨论也被视作最早的武术理论，对后世侠义小说的武技描写有很大启发。

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以神道为宗，成就最高的当属干宝之《搜神记》，其中有许多关涉侠义的篇章。《三王墓》第一次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观念具象化。《李寄》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为民除害的女侠，凸显的是这位少女英勇无私的侠义精神，计斩大蛇的细节也烘托出她的聪颖智慧和沉着勇毅。《搜神后记》中的《比丘尼》描述了比丘尼用法术震慑晋大司马桓温，使其打消谋权篡位的念头，从而令百姓免遭兵戈之患的故事。

唐代通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发展的自觉期。^②小说的成熟和尚侠之风的盛行，使得唐代成为侠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阶段有关侠义的小说数量繁多且类型丰富，豪侠义士的时代特征十分鲜明。

有论者将唐代视为古代侠义小说的成熟期。^③最受瞩目的篇章有《红线》《聂隐娘》《虬髯客》《谢小娥》《昆仑奴》等。唐传奇继承了司马迁所揄扬的“受恩必报”（红线、昆仑奴是报主人之恩，聂隐娘、古押衙是报知己之恩）、“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① 赵晔著：《吴越春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65～66页。

② 鲁迅称：“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参看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页。

③ “之所以将唐代认定为中国古代侠义小说的成熟期，原因有三：首先，唐代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传奇。其次，唐传奇中出现了专门有意识地叙写侠客的篇章，而且有独立完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第三，唐代创作侠义小说的作家及作品数量甚多，远远超过前代，并成为一时的风气。”参看冯媛媛：《侠文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嬗变》，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